

# 林荫道的“纬度”

□ 杨绣丽

从小区花园出来，沿着富平路往东，到真华路右转往南，一直走到铁路隧道口那儿，再折转回来，这就是我日常散步的林荫道，对于我来说，这条林荫道似乎别有一些深意，我太多的沉思默想和它置身于同一纬度之上，粗砺而柔和地精确。散步的起点应该从花园算起吧，一条富平路把花园分成两半，就像赤道线把地球分成南北两半一样，站在花园北部高耸的平台上，整个小区的建筑和花木高贵而矜持地围绕过来，其中我认识一些杉树、香樟树和棕榈树，也认识成片的太阳花，如同自然大气般循环。花园南部入口处竖有“万里城赋”碑，为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老师所作，与之相对的则是“暨南大学旧址”碑刻，隐于树荫之下，几乎不为人所关注。富平路上的香樟树已形成巨伞般的冠盖，终年投下一道道绿荫，大约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富足和平静。到真华右转时，

杨树出现了，围绕着另一座小区和进华中学的围墙，有十几棵合抱一般粗的杨树，有时你走着走着，只觉得世界一片沉寂，突然就想抱抱这些参天乔木，但真的合抱不过来。太多合抱不住的东西，独自存在，独自运转，独自悲喜，似乎与我们无关，又似乎与我们紧密相联，可是我们却并不懂得它们的意思，各有各的孤独……从富平路口到隧道口那儿，大约100米的距离吧。只见人行道上的林荫，自行车道上的林荫，以及机动车道上的林荫，一层层扩散开去，重叠成一道道绿色的皮肤，吸引着清风和禽鸟发出歌唱。人行道上，高大的杨树沿围墙一侧站立，而低矮一些的香樟树站立于自行车道一侧，如同绿色迎接的拱门。若是抬起头来，你会发现树木的秘密和灵性——那排香樟树一直向上生长，在快要触碰到杨树枝叶的高度时，它们的树枝开始向着宽阔的外侧伸展出去，呈现

出一种扭曲但是有力的生存韵律——而进华中学的红色砖房，操场上的绿色草坪，则是一首关于颜色的青春诗章。从进华中学再过去，是一所幼儿园，栅栏上贴满了动物造型，然后就是隧道口了，有时在夜里，隧道深处断断续续传来管风琴声，像鲸鱼出没的海底迷宫，我看见台阶一直向下延伸，但我从未涉足过那里，像是有所敬畏一般，直接就折返回来了。

漫步于这条林荫道上，有时我会想念我的家乡崇明——那一片岛屿，海水和沙滩积聚的语言，几乎是久已沉寂的时间，久已习惯的耐性。而遍布岛上的林荫道，从时间里站起，站在乡愁和诗意的纬度上，世上所有的林荫道似乎都有这样的位置。多年前我去过新疆，见过莽莽苍苍的天山山脉雪白如玉的身躯，见过昆仑雪山千万年滋养形成的飘香绿洲，雄浑而震撼。当我们进入泽普县城，眼前豁然出现一条法桐大道，这些巨大的法

桐树在心中布满欢喜与感叹。据说泽普县有很多古老的法桐树，可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出，并不受当地农民的喜欢，为了给经济林木让出位置，泽普各地的法桐树都移植到了县城，更显出“法桐天堂”的壮观来……清风吹拂下的法桐，枝叶苍劲挥舞，恍惚迷蒙成一张无边的油画，一种无用之美，弥漫于天地，刹那间，我的视线似乎从那油画的框架又转到了郁郁葱葱的家乡身上……

在我看来，对林荫道的需要和亲近，是对遥远自然的远足，是对现世安稳的渴望，也是对灵魂安宁的追寻。我喜欢我们上海这座城市中心的衡山路，它的干净和幽静，两侧的法国梧桐成荫，挡住了太过炫目的阳光；我也喜欢边远的闵行区的江川路，那里被冠名为“中华香樟一条街”，我看到那绵延数公里的樟林带构筑成的“绿色长廊”，让人震撼……上海有太多有特色的

林荫之道，那些片片绿色的枝叶，那带有树叶纹理的光线，伴着轻柔的风，变幻出斑斓的色块，它们都会让我们对这座城市心生欢喜。

我们都喜欢城市有着永远延续的青葱、永不缺失的存在、永远舒缓的质地，这些似乎都密布在林荫道的地图上。但是我们生活的周遭，太多的树木已被砍伐，真华路上的这些高大杨树或者是由于靠近铁路、靠近隧道、又围绕着一所校园的缘故，因此才获得了它们悠久的绿色空间。它们的高大和坚韧，有赖于远离，有赖于自处之心，从日渐浑浊的空中和大地上持续获得光和水。沿着这条林荫道走一个来回，大约三千步，我手机下载的散步软件告诉我说这个距离相当于绕着故宫走了五分之三圈。一个事物存在久了，就成了衡量另一事物的尺度。我希望世上所有的林荫道都有这样一个长存的纬度，让我们时常走入它们安静的衡量之中！

# “惊”点子

□ 李振邦

世有金点子，是新举措、好办法的意思。也有“惊点子”，令人吃惊的点子之谓也，金点子常有，而“惊点子”不常有。

这里举一例。据报载，某地为了防止领导干部堕落腐败，明文规定不得配备女秘书。这点子就让人惊诧莫名了。

由此想起一个段子。一日，某女士在家无事，取橱中衣服穿试。穿到一条许久未穿的裙子时，感到非常不爽。她对着镜子上下打量后说：“怎么像包粽子一样？”老公在一旁回答：“亲爱的，这不是粽叶的原因，而是馅子的问题。”某女士哭笑不得，瞋目而视。

造成领导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粽叶”还是“馅子”？这其实是个普通百姓都一目了然的问题，“惊点子”却显然答颠倒了，为此一惊。

二惊是女秘书无辜下岗。问题在馅子，板子却打向粽叶。何以如此？借用周星驰的句式：给个理由先。理

由大抵是因为女秘书一般都比较年轻漂亮。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谁叫你明眸皓齿？谁叫你巧笑倩兮？谁叫你翩若惊鸿？

这些在别处都可以。在医院当护士，叫天使，在T台作模特，称佳丽，唯独在领导干部身边，似乎就成了陷阱和雷区，充满了杀伤力，所以必须排除。

这就让人想起了我们老祖宗在历史深处的一声咬牙切齿的叹息：“红颜祸水。”四个字，千秋罪，万代冤！毫无疑问，那个“惊点子”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想不到已经21世纪了，还有人会捡起这种封建糟粕，奋力“抗洪”。于是又吃一惊。

某地规定领导干部不得配备女秘书这个“惊点子”，让人一惊、再惊而三惊。其实还有四惊：那种明显的臭点子、歪点子，居然会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并见诸报端，不也有点惊人吗？

# 花儿与老翁

□ 朱惠忠

地上的草儿还没有苏醒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邻近那条马路上的那位老翁。

老翁是位白人，看上去早已80开外，那天我看到他正挥着铁锹，把房子周边的积雪，一锹一锹地堆在一起，连续三天，终于把周围清理干净了。

这里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只要气候暖和起来了，积雪融化了，都会把自己的房前屋后整理得干干净净。为的是种草、栽花，美化环境。不过，像那老翁那样，不等积雪融化，用锹把雪堆到一起，清理场地的，还真没有看到过。因此，等人家开始整理环境的时候，那老翁已经在他整理过的那片土地上开始栽花了。

老翁所栽之花，是从花木商店买来的。花木店里的花是专门在温室中培养的，天气还没有断雪的时候，花儿已经含苞待放了。

老翁整理了七个袖珍花圃，每个有二平米左右。那天我走过那里的时

候，看到老翁正在往那袖珍花圃中栽花。也许在嫌蹲着吃力，就双膝跪在地上。他先在地上挖坑，再从筐中拿出一枝刚从花店买来的鲜花，将花根在旁边放着的水桶中沾上一沾，让花根湿漉漉的。鲜花插入土坑之后，再一手抓一把买来的黑泥（据说用了这种营养泥，花儿成活得快），把土坑填满。隔了两天我去看的时候，那七个袖珍花圃中栽满了各色的鲜花。许多的花我都叫不出名儿，反正看着十分的养眼。

有天天气预极气温要达零度。露天的花恐怕是冻不起的，我替花儿担心了起来，其实是多余的。老翁在降温来临之前，就在花圃中立了一些小棍，盖上了塑料薄膜，把花儿保护起来了。

花儿有它的花龄，先种的要凋零了，老翁也有办法从花木店里去买正在上市的花儿，来替代凋零的花儿。

由于老翁的精心栽培，他那花圃里，始终鲜花满园，不仅使自家居屋更有生气，周围的环境也显得更加的美丽。



马陆塘畔

朝霞扮靓远香湖

邵新福／摄

# 躲开龙卷风

□ 钟嘉陵

我一个人正在内蒙古的“省际大通道”开车。它叫“省际大通道”，是因为它横贯在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辽宁这六省市的北面，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西面。从大通道出来，可以很方便地到达这些省份。大通道是“准高速公路”，宽阔，平坦，和真正的高速公路比，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有许多平面交叉的路口。

这天，我一个人，一辆车，前面、后面没有人，没有牛羊，没有房屋，

没有树，没有车。周围很荒凉。这是位于锡林浩特南面，克什克腾的西面。

突然，我发现车窗的右边升起黑色的龙卷风，离我开车的大通道大约3公里。

我对龙卷风不怕。因为我知道怎么对付：如果它迅速接近我所在的公路，那么，我应该加大油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前面去，而龙卷风则会在我方穿过公路，伤害不了我。（须知，龙卷风和台风不一样：台风

影响范围可能是几百平方公里，而龙卷风一般是几平方公里或几十平方公里。）

如果龙卷风在几分钟后与我的距离还是那么多，它没有接近我，就说明它可能是与公路平行，这样，我就照样开我的车，注意观察就是了。

如此等等，一切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判断。不要慌乱。

我这天遇到的龙卷风，就是不近不近跟着我的那种，有惊无险。

# 岁月静好 我们一同前行

□ 陈丽敏

换了旅游行业的工作之后，出差的次数明显较之前增多，也借着工作的机会，去到了很多风景秀美的地方，体验了不同的民俗，感受了不一样的当地文化。每结束一次旅行，发自内心的只想说国内精彩的旅游目的地太多了……如果有时间，我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出差在外，看到美丽的风景、特色的民俗文化、吃到当地的美食，总希望有人来和我一起分享、品尝……每每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家，特别思念家里的那个三岁娃。如果三岁娃也在，他会不会也爱上这番美景；如果三岁娃也在，他会不会也

喜欢这里的民俗；如果三岁娃也在，他会不会也爱上这里的美食？于是我就会随时拿着相机，记录下所有的这一切，然后带回家把每一张照片里的事物、故事讲给那个三岁娃听。看到照片的三岁娃有时会似懂非懂，有时会侃侃而谈，有时会问我“妈妈，下次能带我一起去吗？”当然！我很想带你一起去旅行，跟你一起看世界！于是在三岁娃还不满三岁的那些日子里，我选择路线，他选择发现。不觉间，我们一起看过了山野间的星空，漂过浪石金滩的竹筏，行走过山间的索桥，他甚至还追赶过山里的野鸭……我们慢悠悠的且行且看，

在每一次未知的旅程中，发现不同的风景，三岁娃在慢慢成长，而我也遇见了同样在成长的自己。那些行走的片段，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共同回忆，是我和三岁娃生命中凝固的瞬间。

余师说：“生命就该美好的浪费掉。”于是他选择了旅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他的笔，他的相机将旅途的美好都一一记录下来，并用他的吉他将心情留了一路，最后便成就了一本《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此美丽，如此潇洒的旅行。而我说：“我和三岁娃的旅行，就是我们彼此沟通成长的另一种形式！”岁月静好，我们一同前行。